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八十二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宋徵璧尚木　何　剛慤人

李　㤿㤿如　恭閱

桂文襄公奏疏　　桂　萼

疏

進輿地圖疏　輿地圖

臣惟隆古帝王，求講政務，親與其臣，面相可否，猶懼其未也，乃陳地圖焉，於是乎九州地域廣輪之數，民

情土俗之宜，如指諸掌而後行之。是故一時允賴。我太祖高皇帝奮起民間，人之情僞，實備嘗之。地之險易，實徧歷之。太宗文皇帝亦與有間關之勞。故當時延訪儒臣，皆出其胸中之實見所以斟酌損益百代之制，百六十年未易改也。自時厥後，列聖相承，雖莫不具上聖之資，而視祖宗之實嘗周遊民間者有間矣。是以延訪之典，或作或輟。孝宗皇帝嘗銳意行之，終以不能徧知人情土俗而止。正德以來，積十有六年，上下之情，於是大隔，而欺蔽遂有不

當是大臣欲多正人而才力不足以振起弊政故事業所見止此

可止者則所當修復　祖宗之舊使上下各得自盡正在今日臣待罪輔臣愧無裨補乃者備員吏部凡遇考績朝覲官員畧加訪問於地方之民情土俗亦各得其一二除摘其論列之近似者裝成三冊上請施行外敢復即天下土地分為十有七圖各具敘紀又裝成一冊上獻伏惟　皇上清閒之燕復披此圖必如我　祖宗之親歷地方者然則延訪之際皆有實據人豈能欺之哉

序

大明輿地圖序

右今日輿圖全盛如此臣聞古二帝三王統一區宇血氣之屬莫不尊親凡以功德並隆而仁澤廣被之效也後有作者靡不威加海內功成混一然而尊親之意微矣惟我　太祖高皇帝用夏變夷恩與天下更始非有利其土地人民之心是以中外華夷莫不嚮風及今百六十餘年而有司失此意矣土著之民困于徵求邊疆之士苦於戰鬭故國或異政家或殊俗於是有一統之名而迄不見一統之盛洎孟軻氏

所謂盡反其本者其不在今日乎臣謹法周禮職方氏取兩京十三省四夷約而為圖者十六稍加叙次義兼詳略而冠以是圖要以見別五服等華夷審方官人任土作貢戢農兵謹封守輿地利飭人材糾違逆弼教化協風土時勢之宜章柔遠能邇之治皆不出此道又將以明我 皇上所以光昭丕業克應天心者惟是好生一念庶天下百司於道知所嚮而不虛役其志云

北直隸圖序

北直隷古冀州地。京師即金元舊都也。扆山帶海。有金湯之固。眞定以北至于永平關口不下百十而居庸紫荊山海（俱關）喜峯古北黃花鎮（俱口子。在順天府東北境）險阨尤著。故薊州（順天府屬）保定重兵屯焉。山後諸州（自宣府東南至遼陽俱是）故我大寧都司地也。自　國家棄以與虜（今朶顏三衛是）則居庸之外所恃以爲藩籬者宣府耳。廣平以南。四方水陸畢會。于臨清（山東屬州）轉漕京師。輻輳而進。若天津又海運通衢也。（國初江南糧運俱從海道。今廢。惟薊州運道猶通。）河間眞定保定之間。多達兵將塢。其人性獷難馴。且東安

霸州武清俱順天府屬而東野曠人稀姦宄伏匿頗恭腹心之患遮山一帶則樵採耕牧之利居多姦人每竄其中有司病之盜賊繁民困戶口流亡雖畿甸同風而順天之馬政寄養馬匹河間之水潦患尤烈焉

南直隸圖序

南直隸古揚州地南京即六朝舊都也我　祖宗創業實基於此然江限南北古今恃為天險江北則徐穎二州鳳陽府屬地跨中原爪連數省並稱雄鎮故淮安特建兵府漕運衙門守以文武重職雖職司轉運亦示控

扼之勢焉。江南則安慶當長江委流，西控全楚，（江西湖廣）俱楚地。爲江表門戶，沿海兵戍本以備倭，而崇明、常熟（俱蘇州府屬縣）之民間作弗靖，與江洋一帶出没波濤，肆行剽劫者不可勝計，故今江防海備其重一也。若廬州則民習游惰，地不盡利；鳳陽習俗本同，加以高墻留守之冗費，故皆易以告飢。蘇松（蘇州、松江）則田賦不均，供億日困。豐沛（俱徐州屬縣）之間，濁河泛濫，幾淪魚鱉，轉餉既艱，民亦凋瘵，益水患莫甚于斯者也。徽州多山少田，民逐末利，風俗用偸。滁州在山麓江滸，軍民統理

不一。寇盜因以竄匿。鎮江則當京口之衝。鑿山闢水。海潮出沒。土田歲易處。（謂山田多荒白 圍田多坍江）民勞苦矣。

山東圖序

山東古青州地。外引江淮。內包遼海。西面以臨中原。而川陸則悉會于德州。（濟南府屬）自海道既廢。遂以其西境為餽運通衢。南盡邳徐（俱南直隸州）北泝天津。歲有河運河患。築塞挑濬之勞。舟車牽挽之役。所在不免。而兗州水潦為虐。則民之疾苦莫甚焉。矧京儲邊餉之外。王祿是供。六郡徵輸。於斯為急。而青（青州）濟（濟州）之間號

多鑛賊。禁戢尤難。公私蓋交病之。若遼陽遼東、自爲區域。地本膏腴。舊皆郡縣。民用安土。設衛以來。生齒稍稀。惟遷徙謫戍之人多歸焉。雖漸規恢復可也。登州萊州、本海運故道。然勢險難圖。成山沙門一帶。多海礁、運船至此輒壞、稽之往蹟。則平度州萊州府屬東南有南北新河。水源出高密縣。至膠州分流、爲南北新河、自膠州入新河、西行一百四十里、即至萊之海倉、復入北海、以其自膠抵萊。故又名膠萊、元時所濬以避遼東海道數千里之險於蓋營治閘、故蹟在遼北北新河店海潮所通自此至北八十里以達安東。衛名、在青州東南境、則避開洋之險、宜亦有可講者

遼陽不設郡縣蓋聖祖初意欲軍多民少易于試遇而不知軍衛每苦進樣不如郡邑戶口萊方實也

山西圖

山西古冀州地。背臨朔易（沙漠是）表裏河山。蓋有俯挹中州之勢焉。忻代（二州俱太原府屬）以北。虜數內侵。故大同特設征鎮。與延綏（在大同西）宣府（在大同東南）互為聲援。鴈門偏頭寧武（三關俱在太原北境）並置關戍。雖烽火之警不殊。而套（河套）賊為急。且保德河曲（保德州河曲縣俱太原府屬）之間。與虜僅隔一河（黃河）。稍或撤備。則門庭皆勍敵矣。若蔚州（大同府屬）之鎮。徙臨晉（平陽府屬縣）之屯卒。潞（潞府屯軍）城（潞州屬縣）之逋民。並以山谷阻深。乘時沙暴。要亦不足屯結也。然邊

餉既虧。宗室彌蕃。一切供輸。自歲賦之外。皆仰給河東之塩課。三晉之民。勞瘁甚矣。而邊卒方且吽吸待哺。師臣號令。爲之不行。此則積習流弊。非漸圖之不可也。

陝西圖序

陝西古雍州地。山河四塞。形勝甲于天下。然平涼固原平涼蔔州一帶。畜牧蕃滋。外之屏蔽。胡騎漸已侵入鞏鞏昌鳳鳳翔之墟。若延延安慶慶陽則原野蕭條。兵亦精勁。寧夏則跨有賀蘭山黃河之險。虜難馳驟。故爲備差易。

蓋本朝開拓以來。受降故城。（唐張仁愿嘗築三受降城于河外以禦虜）久棄不守。自移鎮榆林。（延綏鎮城）河套（延安北境是）盡為虜有。烽火遂達于內郡矣。甘州涼州（甘州、涼州）以西。左番（西番）右達（北虜）而肅州尤孤。故土魯番（在肅州西北二千餘里、）輒肆侵犯。以為河西憂。洮岷西寧。則地入西羌。（西番）實與四川。同患苦。且亦不剌（北虜小王子枝將）以殘孽竄居西海。（在西寧西境、）番人漸以南徙。（今松潘幛腊地方是、）國家既失茶馬之利。（每歲番人獻馬易茶頗資其利、）而逋寇生齒日繁。則西境腹心之禍也。若漢中之襟喉巴蜀。潼關（在西安府東南、）之保障全陝。並稱重地。而

險者在我矣。然所在齊力以供邊。奉宗室。而平凉尤甚。閭閻愁苦。又何加焉。

河南圖序

河南古豫州地。閫閾中夏。四方輳進。蓋彰德則控河北。（今北直隸是、）蕩洛以蔽山南。（今陝西南境是）南陽汝寧。直走襄黃（襄陽黃州俱湖廣屬府、）之郊。而開封則其都會也。由開封以泝衛河。可以漕山東。沿汴泗可以漕淮。故言形勝者次關陝焉。然分建宗親。班祿無藝。以今計之。歲賦幾至百萬。民亦勞矣。且歸睢陳州（三州俱開封府屬、）一帶。地兼

數省。統轄非一。姦人常藉以首難。勦捕則潰逸四出。禍延他境。彰德道出趙（山西）魏（北直隸）之間。軍民左右屬盜雖歛跡。而牽制之患。實與歸德同。若考七郡之地。山水環互。民物茂實。則汝寧為優。鑄山獵野。依憑險固。强弓利弩。出乎其間。則河洛（河南）為著。然上地未闢。教令未馴。非課農宣化加意拊循。則寇盜劫奪之禍。歲不免矣。

浙江圖序

浙江古揚州地。崇山巨浸所在限隔。然嘉（嘉興）湖（湖州）與

江淮相表裏。嚴（嚴州）衢（衢州）以徽（直隸徽州府）饒（江西饒州府）為郛郭。左信郡（江西廣信府）右閩關（在福建北境）大海東蟠。繞出淮（淮安）揚（揚州）之境。斯固四通八達之區也。安吉長興（安吉州長興縣俱湖州府屬）以西。本山越巢窟。界在廣德（南直隸州）之間。上無兼轄之司。訟訐繁興。頗號難治。嘉湖寧（寧波）紹（紹興）四郡。則震澤（今太湖是）東海之所經也。淛衢淤壅。大遺三農之害。而鹽徒（嘉湖易通舟楫故私鹽尤多）之患次之。處州之民。多依山谷。鑛動至數千。持之則激。緩復馳縱。慶元（處州屬縣）松溪（福建屬縣與處州接界）一帶。歲被侵暴。溫（溫州）台（台州）並海而

南信宿(再宿)達于福寧(福建屬州)估客良便之然不能不防他寇也若倭夷奉珍入貢則風帆直指寧波突至倏來黠詐叵測先事而備其在定海(寧波屬縣即夷舟所從入乎)

江西圖序

江西古揚州地當吳(南直隸)楚(湖廣)閩(福建)粵(廣東)之交險阻既分形勢自弱安危輕重常視四方若保境和民則九江獨據上流牽制沿江州郡且客邇南康濱臨巨湖(鄱陽湖)盜舟四出不可無備南(南安)贛(贛州)之間則汀漳(汀州漳州俱福建屬府)雄韶(南雄韶州俱廣東屬府)諸山會焉道州跨境

林谷茂密。盜賊之興。斯爲淵藪。故設巡撫重職。提師以臨之。袁州地逼長沙。湖廣屬府。逋民客戶。頗難譏察。而南昌建昌饒州宗室阜在。民疲供億。況臨江臨吉安吉瑞州瑞信廣信撫州撫諸郡。殆有加焉。故凡江西之民。樸質儉苦。有憂勤之思。弘治以來。賦役漸繁。土著之民。少壯者多不務穡事。出營四方。至棄妻子不顧。而禮俗日壞。惡少間出矣。

湖廣圖序

湖廣古荊州地。襄今河南鄧州襄陽鄧即襄陽北境抗其頭顱。蘄黃州

府屬州。黃（黃州）引其肘腋。江陵（荊州）制其腰腹。伸膝。南向。亦足以雄視諸州矣。若鄖陽之保商陝（陝西河南交界地方）郴（郴州）桂（本州桂陽縣）之跨閩（福建）粤。（廣東）辰（辰州）沅（辰州府屬州）之捍蔽。雲貴。大江中貫。五溪（在常德辰州地方、）外錯。荊楚阨塞。斯其備焉。益二儀交靈。山川獻秀。故王氣獨鍾于潛邸。然襟江帶湖。所至民罹水患。寇盜亦復乘之。過此則永州寶慶之間。蘿備苗夷而已。矧宗藩棊布。歲賦寖繁。楚俗慓輕。鮮愚積聚。於是四方流民失業者多赴焉。故其率皆窳而難治。谿洞諸蠻。（施州及永保所屬地方是、）本以漢法

羈縻差易馴擾。惟永順保靖世席富强。每爭奪獲罪。輒假戰功自贖。奸謀徧構。驕橫滋萌。朝議不明。猥加微發。使遠方之民坐困。且久而玩敵。將貽異日之憂。謂宜定令毋輒輕發。斯則善矣。

四川圖序

四川古梁州地。劍閣（即劍門關在保寧北境）表雲棧之固。瞿塘（峽名在夔州城東）鎖巴峽之流。界以番簇（西番）阻以蠻部。（東川烏蒙烏撒芒部是）山水襟束。自相藩籬。故奸雄割據則盜兵不敢西窺。地饒而險阨備也。然姦宄內作。懸車束馬。勢

不相及有難猝定者矣況上列　藩重兵外戍諸所供餽咸取給焉且松潘以孤城介在番域而奇咽喉于龍州（宣撫司）千里轉運輒爲番蠻所遮斯則巴西之隱禍也烏撒芒部（即鎮雄府）諸夷（四軍民府）雖犬牙形格仰我卯息然內相黨結數啓兵釁且於敘州（敘州）瀘州（瀘州）有唇齒之重要在因俗撫綏攜其私黨而已乃若碉門（地名天全六番招討司治此）之辟視諸番播州（宣慰司）之富藏四省（播州地方與湖廣雲貴俱鄰接）殆與蜀相爲盛衰者焉建昌六衛僻處西徼自爲奧區民夷安業非所憂矣

福建圖序

福建古閩越地以溫處衢（溫州處州衢州俱浙江屬府）信（江西廣信府）爲北藩建昌南贛（建昌南安贛州俱江西屬府）爲右壁惠潮（惠州潮州俱廣東屬府）爲外戶海爲門封壤促甚而重關內阻溪山秀美民用以和然處（浙江處州府）人輒用盜鑛流入政和壽寧（俱建寧府屬縣）之境大爲患害古田（福州府屬縣）福寧一帶本竊魚鹽之利山谷邃深逋寇每憑之而嘯聚但不常出也濱海上下外通倭寇之流近通琉球之貢不爲要害而海物互市妖孽薦興（通番海賊不時出沒）則漳浦龍

溪之民居多。且汀州（汀州）漳州（漳州）之山尤廣。人跡罕到。獨與贛州（江西屬府）聲勢相通。提督兵備實交治之。而永春安溪（俱泉州府屬縣）沙尤（俱延平府屬縣）之間。則屬之捕盜官矣。（四縣交界地方山盜頗多）蓋箐僻莫如邵武。囂訟莫如漳州。土沃民稠耕稼自給兵燹不加則入郡一也

廣東圖序

廣東古百粵地。蓋五嶺之外。號為樂土。由雄（南雄）連（連州廣州府屬）可以向荊吳（湖廣江西是）由惠（惠州）潮（潮州）可以制閩越，（福建是）由高（高州）廉（廉州）可以控交桂。（交阯廣西是）而形勝亦寓

焉濱海一帶島夷之國數十雖時時出沒要其志在貿易非盜邊也然諸郡之民恃山海之利四體不勤惟務剽掠有力則私通番船記名通番因而行劫海上無事則挺身爲盜桴鼓之警彌滿山谷凡以良民困於徵求道山之禁久弛賚送鹽米入山通盜者謂之通山亦謂之接濟教治不修而大征數舉之過也且密邇蒼梧廣西梧州府征蠻幕府在焉總鎮兩廣太監總兵都御史俱住劄于此軍旅之興殆無寧歲兵糧供饋咸以待之況地產珠池在廉州境內番物騈集本民用所興而內使數來采辦民反病之故外負富饒之名而內實

貧困者。廣東是也。

廣西圖序

廣西古百粵地，當嶺南右偏，三江（府江左江右江）襟帶。提封甚廣。然內給藩封，外困邊圉，而風壤氣習，又視廣東特異。如府江綿亘八百里，則已半為苗夷所有。阻兵江道，肆為寇竊，不但古田荔蒲數縣。（俱桂林府屬）若其蠶食而已，潯州則大藤峽跨在黔鬱二江（俱在潯州境內）之間，諸蠻巢穴在焉。剽刻四出，急則投竄。雖有上隆州（田寧府屬）五屯所（在梧州府藤縣境內）扼其咽吭。不足制也。若與安（桂林

府屬縣、西延六峒。在興安境內、興武岡州湖廣屬州、陽峒接壤猺實據之。是爲桂林北境之患。柳柳州、慶慶遠、以西。則八寨在柳州境內、號爲盜區洛容懷遠。俱柳州屬縣、並羅獠毒。而賓州柳州府屬其襟喉矣。然右江一帶。惟岑氏今思恩田寧泗城各土官俱是、最強。思思恩、田田寧既已殘破。則泗城州猶嬰樊之虎。討非創弱不可也。且南寧控遏兩江。坐踞交阯自南寧太平西南入約十餘程、桂筦保障。或者其在是乎。

雲南圖序

雲南古梁州裔境地。崇岡嶮巘。激澗縈紆。城郭人民

夷居十七、時恬則蜂屯蟻聚有事則獸駭禽奔。蓋人自爲險勢難統一者也必知其領要則雲南臨安大理永昌鶴慶楚雄。頗號沃壤。然元安元江、臨安、路納交阯。金金齒司後改設永昌軍民府、騰騰衝地擁諸甸。瀾滄聯絡寧永寧麗。麗江曲靖彈壓烏蠻。四川烏撒烏蒙等府是、王公設險。於斯要矣而土酋大者元江武定景東麗江。小者姚安北勝鄧川霑益。鄧川屬大理霑益屬曲靖俱州、並以兵力稱桀。向背靡常。蓋自麓川難夷正統間、土酋任思發以麓川叛、當發兵討平之、滇境粗安。則沐氏黔國公、世與有力焉。惟尋甸一帶。風土絕異。兵衛漸

跡，故諸羅（武定東川等族俱羅夷）、搆釁相尋，而木邦孟密亦恃其險遠，至今不聞悔禍，咎在撫綏失策，本無置制可言。然滇南北向中州，必假道貴陽（貴州）而後進，稍值兵梗，坐令隔絶，則滇池之達馬湖（四川屬府）、武定之達建昌（四川行都司屬衛）、川陸具存，久而榛塞，在今日所宜亟講，而萬里投宦，類難得人，則夷情蠢動，未爲無故，此尤不可不慎也。

貴州圖序

貴州古西南夷羅施鬼國地，地里蠻夷並同滇境，而

山箐峭深。地瘠寡利。夷性猾詐。殆有甚焉。故泗城州廣西土官岑門恣其狼吞。何竊。外戶。則守在永寧州名芒部。今鎭雄府盤據廣土。蹲伏北藩。則憂先畢節。若思南石阡銅仁數郡。界在鎭筸鎭遠筸子坪俱長官司隸湖廣酉播酉陽宣慰司播州宣慰司俱隸四川夷峒之間。鴟張豕突諸夷常突出數郡寇掠貽患寔深。況地雜東川烏蒙諸部。俱四川軍民府師旅繹騷。每與川湖四川湖廣同其災害。而軍民歲計。又大半仰給於二省。兵荒交值。時有弗繼之憂。且水西普安凱里俱土官地方諸酋富甲他夷。地連肘腋。逞姦首禍。患豈一朝。故知梟獍

之資不忘格鬬而爭疆奪職乃其兵端焉然夷虜自相剪伐實在因俗以時撫定不足煩　國家力也

四夷圖序

今之四夷北虜爲急國初設大寧都司屯重兵鎮之其地繞出山後而遼東宣府大同勢相連屬自偏頭關逾河跨西北大虜之警守在東勝在今河套之北近受降城即其地河套之南又有榆林在今延安府綏德州北境實爲六鎮後棄大寧移置都司於保定而宣府遼東勢始分矣正統以來有司又失守東勝大虜乃得逾河而偏頭關迤

西。遂有河套之虞。因循既久。有司又不肯以時巡套東勝之鎮。併近內地。形勢愈弱。於是所賴以衛京師防邊虜者。不過遼東宣府大同榆林四鎮而已。夫四鎮所領各堡。亦有精壯。苟足其糧餉守備等官。勤加巡哨。為之牽連援救。自足以各守地方。督率耕牧。從古備邊之道也。今則撫臣假調操以自固。夫鎮城本為牽連所領各堡地方。令有統柄而設。今凡各堡精壯士卒。盡聚鎮城。名曰調操。以習攻擊。實乃自為備禦之計。遂致各堡地方。徒以老弱疾病者守之。虜寇縱橫。無復能為耕收者矣。將帥假按伏以為奸。夫精壯既畢集于鎮城矣。又每假按伏為辭。調兵四出。以致各堡不得備禦。而堡中老弱。反受供億

騷擾之苦。軍士乏正支之糧。而地方屢失糧餉。屢乏
將帥等官。反以尅減行糧爲務。
實此之故矣。若哈密之失守。土魯番之拒命。則由近
日文臣貪功。置制失宜。失中國之信。不足爲慮。犬虜
自套來者。則亦不剌一種。竄于陜之西海。地方蔓延
至于西寧。使之一帶地土不得耕種。士民不得安業。直
抵洮岷。頗難制禦。則其勢有可慮者。今惟有痛革調
操按伏之弊。堅璧固守。勤加巡哨。爲耕牧長計。而無
狃近利。乃可爲也。其治南蠻之道。則在率土若良民
得以自相守望。一 或不支。爲之連屬附近地方策應

之如湖廣之永靖廣西之　兵暨之不復徵調民是相死兵不毒民無貪功之文臣無貪利之武將亦不數年而安然矣

右以上論調操按伏乃今日之弊耳臣又聞兵無定形古人云五指之更彈不如合拳之一挾故擇要害之地選良將統精兵數萬賊來分散搶掠聚者不過數千我常以數萬逐數千其算不為不是但今邊將多不知兵所為俱被賊誘而復之故將不得人不可言調操也

（我聚彼）

（分乃制勝之上策非調操必不可用在于將帥得人此言能變通也）

又聞兵忌形露賊來不知我之虛實必攻墩誘我我不往應但分兵按伏於屯堡或依山林或阻溝澗乍隱乍見使賊見我堡屯處處有兵而不露多少之形攻墩又不往應自生疑懼矣及賊散入屯堡又被我伏兵擒斬彼敢復深入乎今或一聞賊來攻墩即發兵擡營往救賊反得以設伏誘我縱我不爲所誘彼常以精卒數千絆我於外即堡寨之內盡爲蹂踐矣若使我兵不受其絆於外彼敢無忌憚若是乎故將

此與前條一事相同若善用之可以取勝兵無常形也

不得人亦不可以言按伏矣

又聞近之善守邊者每十餘墩必總委一官提調十墩之中。擇一可守者。先儲米數石水數缺賊近邊。即斂十墩之軍。共處一墩。每墩止留善走者一人。舉煙放炮。又潛來共墩而處。賊若攻墩。不分有軍無軍墩分。俱寂然無聲。彼攻空墩。常多半日之勞。而卒無所得。攻有人之墩。則輒被木石擊傷而墜。相繼來者見我各墩煙火齊舉。即莫測孰為有守而自畏矣。所謂以靜制動。以佚待勞。常形人不形於人者。此類是也然此法須先遠探。候賊往之處。我乃提兵問道而往

伏於要害誘而取之。乃為得策。今皆不揣敵情不分奇正。一槩鳴鼓遽出。兵未集而形已露。曾何益乎。故將不得人。凡調操按伏反為邊防弊政。故不得不痛革者。況帝王之道。以全取勝此固在所不講者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八十三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宋徵璧尚木　李雯舒章
宋學顯友姚參閱

席文襄公奏疏

疏

席書

南畿賑濟疏　賑粥

今歲南畿旱澇相仍民饑殊甚已經有司疏聞下廷議賑卹第饑民甚多錢穀絕少恐難給濟須別等第

此公爲南畿求賑所上

酌緩急乃可以地言之江北廬鳳淮揚滁和諸州府災爲甚江南應天太平鎮江次之徽寧池安蘇常又次之此地有三等難于一例處也以戶言之有絕爨枵腹垂命旦夕者有貧難已甚可營一食者有秋禾全無尚能舉貸者此民有三等難于一槩施也臣日夜籌畫今有司倉廩既虛戶部錢糧又難遍給考古荒政可行于今者唯作粥一法不煩審戶不待防姦至簡至要可以舉行而世俗咸謂不便蓋緣曾有舉（然林次崖）謂作粥但可以濟極貧有病之人而不可施之其他于一城不知散布諸縣以致四遠饑民聞風併集去

者勢不能給致民相聚而疫遂謂此法難行今總計南畿作粥江南北可四十二州縣大都大縣設粥十六所中縣減三之一小縣減十之五諸所設粥處約並日舉凡饑民來者無論本縣隣境軍民男女老幼口多寡均粥給濟起今十一月半抵麥熟止計用米十六萬石用銀十六萬兩可活人二十餘萬取用有數未致太糜賑卹有等不致虛費簡直而好其難作乎易而有司可舉此法一行窮餓垂死之人晨得而

時文襄巳奉旨往江北賑濟疏上即命行之并敕江南巡撫一體施行

暮即起其效甚速其功甚大扶顛起斃未有急于此

者竊謂此法非特宜于南畿實可推于天下因作爲賑粥活命事宜開列條款裝演成帙以獻

議定大禮疏 定大禮

三代之法父死子繼兄終弟及自夏歷漢二千年未有立姪爲皇子故事漢成帝以私意立定陶王始壞時文衆爲宗伯手此議三代傳統之禮宋仁宗立濮王子英宗即位始終不肯稱濮王爲伯今 皇上生于 孝宗崩後二年乃不繼 武宗大統超越十有六年天下上考 孝宗天倫大義固已乖悖又未嘗立爲皇子與漢宋故事

大不同。自古天下無大宗小宗，亦無所生所後。禮經所載，乃大夫之禮，不可語于帝王。且伯父子侄，皆天經地義，不可改易。今以伯為父，以父為叔，倫理易常，是謂大變。夫得三代傳統之義，遠出漢唐繼嗣之私者，莫若 祖訓。今祖訓曰：朝廷無皇子，必兄終弟及，則嗣位者實繼統，非繼嗣。伯自宜稱皇伯考，父自宜稱皇考，兄自宜稱皇兄，胡可改也。今 皇上于 獻帝 章聖，已去本生二字，復下臣等議。臣書、臣璁、臣萼、臣獻夫及文武諸臣，皆議曰：世無二道，人無二本。

孝宗皇帝本伯也宜稱曰　皇伯考　昭聖皇太后
本伯母也宜稱曰　皇伯母　獻皇帝本父也已去
本生宜稱曰　皇考　章聖皇太后本母也已去本
生宜稱曰　聖母　武宗仍稱皇兄　莊肅皇后宜
加徽稱曰　皇嫂名義如此尤合天理之正深即人
心之安尤願　皇上仰遵　孝宗仁聖之德念　昭
尊稱昭聖則禮正而情亦無歉
聖擁翊之功孝敬益隆始終無間此正名定分父得
爲父子得爲子兄授位于弟臣受位于君大倫大紀
兩有歸矣恭神主而別爲禰室于至親不廢隆　尊

號而不入　太廟于正統無干尊尊親親兩不悖矣是則一遵　祖訓允合聖經追復三代數千年未明之典禮盡洗漢宋悖經違理之陋習非聖人其孰能之

議覆立世室　獻皇世室

陛下自入繼大統首以　尊號主祀下廷臣議讐訂三年更詔二次議論未合上下乖忤昨歲始虛心平氣會疏上議以　孝宗敬皇帝為皇伯考　恭穆獻皇帝為皇考　昭聖皇太后為皇伯母　章聖皇太

后爲聖母　武宗毅皇帝爲皇兄奉迎安陸　考主
于大内祀以　天子之禮大倫旣正大統以明至于
祀典別奉祀于大内者以　獻皇帝止生　皇上一

此議允怡後主入廟之議者非諸公本意也

人家廟之祭不可缺也　太廟不敢議入者以　獻
皇帝未爲天子大統之正不可干也彝倫叙紀統明
誠可以質鬼神而建天地矣今淵乃私逞小智妄爲

何淵也以小臣妄議而改正禮

諛詞臣謹以其無稽之言辨正一二夫所爲世室者
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一世自
立一廟與今同堂異室規制不同成周廟祭至懿王

之世文王當祧孝王之世則武王當祧以文武並有功德乃立文世室于三穆之上武世室于三昭之上與始祖后稷之廟皆百世不遷此之謂世室我國家太祖始建四廟德祖居北 熙 懿 仁三祖各以昭穆東西相向後又援漢明故事（漢明帝也東都儉約改立廟制歴代沿之）改建同堂異室以從簡便故我朝議祧當以 太祖擬文世室（若如此議則凡時高祖德祖也） 太宗擬武世室今 恭穆獻皇帝由藩王追稱帝號未為天子未有廟號乃欲比之 太祖 太宗立世室以祀 太廟此其言之不經也所謂禘祭者古者祭

始祖之所自出以始祖配之在周則帝嚳是也我朝
列聖相承迄于今日推所自出之帝德祖以上已
淵之不學無術如此
不知所自淵乃以　獻皇帝爲所自出此又其言之
不經一也所謂禰廟者先日諸臣多謂天下未有無
禰之廟故欲以　孝宗稱禰考逮數年論定改稱皇
伯考而以禰考歸于　獻皇帝名義始正今　觀德
殿者即係禰廟但不可列序于昭穆間何淵乃曰禰
廟得所而後名位相須是本無禰而必欲立一禰于
昭穆之間然後　太廟之名始稱情也又曰禰廟得

正而後有光正統審如所言則　皇上于　太廟中
原無禰考將不得入奉　大統之宗祧乎此又其言
之不經一也昔醫士劉惠上言欲更　觀德殿名已
蒙　聖斷發戍邊衛臣嘗上大禮考議曰假使桂萼
張璁謂　獻帝可以入　太廟非獨諸臣欲誅之臣
先攘臂誅之今淵欲以　御定殿名改同文武世室
獻皇帝舊在藩服一旦與　祖宗在帝位者並列昭
穆之間非獨　獻皇帝無以見　祖宗　陛下由此
亦得取議當時遺譏後世臣殊以爲不可乞斷自

寢裏正何淵之罪而擬其議使天下曉然知 陛下議禮乃疇咨在廷諸臣而非憸人利口所能搖惑則一代典禮足以徵信四方昭訓萬世

論光祿寺廚役

光祿廚役

邇者光祿寺卿崔傑以廚役缺人移文原籍勾僉非便欲揀選餘丁千名人給米四斗及量收在京善庖者二三百名以充已奉俞旨蓋謂止費見役四百人之粮可得千人也臣竊以爲不然舊例真正入冊餘丁聽令在寺隨同父兄役辦候父兄有缺之日隨補

食粮初無在役久近限期亦無給與粮賞事例葢出所願欲非强之也今乃給之食於正粮之外加米四千八百有奇名爲省費實增費矣且此輩原有定額不可多收如收善庖者濫充恐項年奉詔查革詐冒之徒貪緣復入隨到隨逃虛費粮賞非所以明禁令而懲奸欺也宜遵舊額或各省有司亟勾僉鈌役以補便

方文襄公奏疏

疏　　方獻夫

會議祝文

太廟祝文

古者天子七廟廟各行禮載籍已逺祝詞無考惟文獻通考載唐開元禮玄宗時享宗廟祝詞則獻懿太代四廟但稱廟號高祖太宗以下則稱高曾祖考及廟號中宗則稱皇考伯考然亦各室行禮而非合祭今不可據我朝洪武間 太廟祝文云 高曾祖考四廟 太皇太后沿襲至今臣等竊詳 太皇雖指祖考 太后雖指 祖妣而文義未明若嫌于獨祭太皇后者今奉 聖諭更定 太皇后之稱固已明

白但　七廟猶是混稱如內閣所擬歷舉　廟號嘗矣然猶鉄稱考妣若必各廟稱某　祖考妣則　高曾之上無以爲詞難以行久今宜于首總稱曰　皇祖考妣然後自　德祖玄皇帝　玄皇后　太祖高皇帝　高皇后而下歷舉廟號至于　孝宗敬皇帝遇入詔　太廟祝詞仍依洪武間舊文稱　皇伯考孝宗則仍稱　皇伯考　武宗毅皇帝仍稱　皇兄則煩皇兄武宗皆依舊簡適中經久可行矣

條上合行禮儀　　悼靈祔廟

悼靈皇后正位中宮禮宜祔享　太廟但今　太廟

內　九廟之制已備臣考唐宋故事后于太廟未有本室則創別廟故曲臺禮有別廟皇后祫禘于太廟之文又禮記喪服小記婦祔于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于親者釋之者曰親者謂舅所生母也今　孝惠太皇太后實　皇考獻皇帝之生母則　悼靈皇后當祔于　奉慈殿　孝惠太皇太后之側臣謹上合行禮儀

朋黨論　張桂之黨

近者大學士張璁尚書桂萼去位而科道等官論劾

其素所與者咸指以爲黨屢下吏部覆奏臣按陸棨奏內二十人岳倫奏內八人王化奏內二十一人六科會奏二十八人十三道會奏三十三人臣竊詳奏內所指姦惡不容清議者固有而善類受誣者亦多一概目以爲黨繩之太過豈不至空人之國乎且昔年攻擊尊者既以爲黨而去之今之附尊者又以爲黨而去之縉紳之禍何時而已是宜出自　聖斷勑下吏部博稽公論甄別善惡不問黨與不黨惟考其爲人平日何如果姦險有徵足以害事者去之其

餘迹涉疑似無有顯過者悉令如舊供職以安人心。則事無枉濫而國體少全但臣與璁萼二臣同爲議禮之人理宜引避請特命吏部左侍郎董玘等會同九卿堂上官從公覈實奏請

災異陳言　修省實政

臣聞和氣致祥乖氣致異不易之理也今君臣關同遊之樂宰輔少和衷之美大臣乏休休有容之量羣臣無濟濟相讓之風德化未洽災沴荐臻咎實在此。消弭之術在　陛下和德于上九卿百執事和衷于

下。然後戒飭諸臣責成守令。省刑薄斂。賑窮恤孤。則德澤下流。而和氣至矣。臣又聞易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近者詔錄議禮降謫之臣。人皆稱德矣。而充軍爲民如俞寬馬明衡等。或流竄荒郊。或窮匿草野。其悔艾感悟。尤必有甚焉。宜一體收召以擴宥罪之仁。亦省災消變之一道也。又今郡縣守令多不得人。蓋由進士額少。勢不得不用舉貢充入。途輕人玩。自難稱職。今宜倍取進士五六百名。百名以外悉疏入上。以多取進士。其途猶狹。請今舉行三途並用。置三甲。以次銓注知縣。仍令吏部界倣漢法著爲令

不由知縣者不得推臺郎。不由郡守者。不得至侍郎列卿。庶可以休養齊甿而導迎和氣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八十四

華亭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上木　選輯
　　　陳子龍臥子　李雯舒章
　　　　　　　　　秦鏡光四参訂

王司馬奏疏

疏　　　　　　　　王軏

處河患恤民窮以裨治道疏　治河

恭惟聖朝建都于西北、而轉漕于東南、運道自南而達北、黄河自西而趨東、非假黄河之支流、則運道

淺灘而難行。但衝決過甚。則運道反被淤塞。利運道者莫大于黃河。害運道者亦莫大于黃河。河勢遷徙無常。有非人力所能强治者。然避高趨下之性未嘗異也。爲國計者。苟不盡心竭力。而爲之於可爲之時。壅遏以遂其性。逼迫以激其怒。及霖潦泱㫚。必致橫決肆出。而遺患于地方矣。善治水者因其性。順其勢而導之。則用力少而爲利多。不善治者或鑿自私之智。或泥已往之跡。不察水性之宜。而欲强挽其不可迴之勢。決無可成之理。又不若不治而聽其自然之

爲愈也。故臣愚以爲今日之工。但當疏濬其流于下防遏其源于上。使不至于大爲害耳。謹按黄河支流分入運道者。大略有六。若六道分流。水勢減殺而不怒。豈至爲患。但從來治河各官。因循度日。自渦河之源塞。則河徙而非。并出小黄河溜溝等處。而淮安徐州受其害。曾不數年前。三四處支流盡塞。而河益北。併出飛雲橋。則豐沛鞠爲巨浸。而金溝一帶。運道淤矣。此則河勢漸徙而非之驗也。幸此數處東西俱山。溢出之水。尚可因之以濟事。如今歲金溝之運道雖

塞。而昭陽湖實通舟楫是也。若不先時併力預爲之計。河益徙而北。東南無山可恃。徑奔入海。則安平鎮是時河發而北故叚其入海今則故道可虞也。衝突之勢。則單縣谷亭百萬生靈之命可念也。萬一或出於此。濟寧之北臨清之南運道諸水俱被混帶入海糧運何由可通臣愚以爲六道分流之勢。當擇其可爲者而導引之。使分于南。庶幾來可免衝決大患。此則下流不可不疏濬者也。然則豐沛單縣谷亭一帶居民。以須築堤以障其西北。况此數處。俱有舊堤可因。爲役稍易。在上既無溢出之

水。其下自無淤没之患矣此則上流不可不隄防者也若金溝運河必欲復故道不若就湖之爲便就湖之中但恐沙隨而至識者以爲不若于湖之東引水焚爲運道建閘以節水下自留城以達沙河爲尤便。其地脈水性之順否閘壩之因革又在治河各官臨時相度不可執一而廢百也然大役之興爲費不貲切慮河南山東徐沛之民自遭流賊肆毒之後飢饉薦臻窮困已極臣月見挑淺夫役身無完衣面有菜色立於水中歲無休日正身十有二三極爲可憫包

當十有六七，重收役錢，而令老弱搪塞，是又徒費民財而無實效，延引日月，工何由成，若再起大衆，以竭其力，派物料以匱其財，輸納不前，敲朴必慘，民心一失，其爲患又有甚于河者，臣誠至愚，深爲宗社憂之沿途但遇士夫，及地方耆老人等，備細咨詢，咸言必得官銀數十萬兩，使人夫出于僱役，物料悉由官買，則河患民窮，兩得其濟，臣切惟我　皇上仁覆惻下，恭之如天，若捐銀數十萬兩，可以消河患，而救困窮，必撫所惜，但府庫有限，費用無窮，切恐無以給之，臣

備員留都熟知江南鹽價湧貴而淮鹽沮格不行多由巡鹽掣鹽各官上下相承以避謗係官爲念不肯赤心通商裕國臣愚欲望 皇上另勅新任總理河道大臣督同巡鹽御史整理鹽法聽其便宜多方區畫務俾商灶兩便官民俱利除正額照舊外但係措置餘利悉聽本官於治河項下支用凡治河大小各官但求事妥民安自有無窮令聞 皇上日月之明必蒙昭鑒決非浮言所能惑動不必過爲遠嫌自全之計以失事機之會葢近年積弊大小臣僚肯任事

任怨者少。故臣願　天語丁寧，戒諭各官，庶幾得其盡力。臣之所言，未敢必其可行，但目見運道淤塞，可憂，而三處窮民失所，尤可深憂。偶有所見，不敢隱默。

重開通惠河疏

重開通惠河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吳仲題稱，奉　命巡視東倉，備檢按管卷內，見通州閘運一節，先該平江伯陳銳、都御史李裕、臧鳳、俞諫、高友璣，御史薛爲學、楊儀、楊璋、秦越、向信，主事鄔珩，給事中翟瓚、鎮遠侯顧仕隆，署都督楊宏，各題前事。內向信一疏，尤爲明白簡當。鑿

鑿可行，但事屢議而竟無成，言雖切而卒無補，臣竊思之，水陸轉運，其勞逸省費較然甚明，況陳鋭等多累朝漕運名臣，言必不妄，臣因攷之元史，至元二十九年，都水監郭守敬建言疏鑿通州通惠河，引水置閘，興工之日，世祖命丞相以下，皆親畚鍤爲之倡，置閘之處，往往於地中得舊時磚木，時人爲之感服，船遂通行，公私兩便，先時通州至大都五十里，陸輓官粮，歲若干萬，民不勝其瘁，至是皆罷之，自是漕運無轉般之勞，而一代事功，卒歸于守敬焉，及攷金水海

于曰浮甕山諸誌典籍昭然而可據蹤跡尚在而可尋何獨至于我朝必欲罷閘河於無用費脚價而不惜哉臣又恐有風水家之說因訪之上源見於諸陵無損迎其末流於都城無害且源頭活水運亦流不運亦流初不因運之行止而爲河之開塞水之盈涸此理甚明足破群惑況通流等入閘閘石見存無事於添補閘夫見在無事于添僉閘官見在無事于添設近年營建大木皆由此河直達大通橋下滔滔而進參將王佐曾舉而行之特易易耳但勞至垂成輒

復中止者祇為權勢之車輛罔利之牙稅不便所阻

臣又攷之元史漕運糧儲南木諸物商賈舟楫皆由通惠河直達海子登岸未聞灣民餓死况今止通運民運船其官私貨物仍舊亦未為全絕其利源也臣竊料開運一年可省脚價銀十餘萬兩今當民窮財盡之時於國計不為無補臣幾欲具疏上聞猶恐識見未真料理未周不果繼而見在京各衛因往通州關糧或被官吏冒破或被行伍騙匿或子姪不肖而花費空手而回或陰雨連旬而放遲無盤纏過半累

累呈告到臣皆爲有名無實臣因攷之唐都關中宋都河南皆由汴由渭直達京師未聞有貯國儲于五十里之外者我朝通倉其初如徐德等倉故事只有神武中衞小倉已後因漕運來遲暫將京儲收貯通州以待轉般因循一代官軍不沾實惠而欲具疏上聞未果然此特其利害之小者耳臣近因空運邊粮備訪邊關塞堡險夷遠近以備不虞因知密雲等處皆有間道可通若使奸細爲之向導輕騎疾馳旋日可至或據倉厥或肆燒燬國儲一空則京師坐困矣

雖有言者但有以閘運省費爲言而卒莫有以先代之故事閘道之危機爲　陛下告者是宜　陛下信之不專行之不决也語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傳曰成大事者不謀于衆惟　陛下留神省察謀之二三元老大臣而獨斷焉萬一臣言或是誤蒙採納卽令漕運會議在還乞勑戶部工部查照先令節次題覆事例一併議處就着巡倉御史會同工部管閘修倉主事兼理閘運閘板見存修補借之各廠少有疏濕并其他用度量支修倉餘剩巡倉贓罰并所省脚價

民財民力、一不妄費、大運京根、姑聽陸路自進、且令見船雇人、略運百萬以試之。如果可行、就將省下銀兩、蓋房造船、築堤展河、次第舉行。所爲三七通根、漸擬京師、自二八一九而全輸矣。與國家自然無窮之利、杜後世意外不測之虞、所謂富國彊兵、殆一舉而得之矣。等因具題奉　聖旨、戶工二部、便查議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部、擬合就行、爲此合咨前去、煩爲查照會議、覆奏施行等因、咨部送司、查得成化八年、該漕運總兵官平江伯陳銳、爲陳言便

利漕運事該戶部議准與工挑濬閘該司禮監太監懷恩傳奉　聖旨大通橋一帶工費浩大暫且停止欽此正德二年該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楊儀題爲公務事開稱挑濬大通橋至通州閘河以便運糧等因奏行戶部覆奏　聖旨修理閘河着戶工二部上緊議處預先整理務濟明年漕運其餘准議行欽此已經動支太倉收貯水兌腳價等銀二萬二千餘兩推委漕運參將梁璽協同戶部郎中郝海本部員外畢昭與工挑濬去後未見成功至正德六年閒據本部

管閘主事鄺珩，爲節財裕民以圖治安事，呈准每年行坂剝船五百隻，添該閘夫三百名，以備搬剝等因，奉

聖旨，前項夫船，俱令查革改正，仍着運糧官軍自行照舊僱車搬運，欽此，又于正德十一年八月内該工科給事中翟瓚，爲疏通漕運節財用以大利軍民，修理運道徒費無益，乞要多官會議開修運河等因，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行間續該監察御史張欽，題爲節財用順人情以利軍民事，運河不必修濬，陸路實爲簡便等因，又經本部會

官議題節奏　聖旨是這修理等項事宜着原差侍郎等官一併勘處停當來說傳行巡撫都御史李瓚巡按直隸監察御史牛天麟并戶部主事等官董琦等看得前項河道屢議屢修而卒無成功者陸路實為經久等因節奏　聖旨是這修理事宜你每勘處停當都依擬行已經欽遵會官將前項陸路欽差戶部侍郎楊潭本部侍郎劉永督理修砌完備外查得嘉靖元年四月內准戶部咨開稱提督漕運都御史臧鳳鎮遠侯顧仕隆題京城大通橋至張家灣一帶

河道乃前元轉運通渠永樂宣德年間重加挑濬粮運抵京未幾貪利之徒沮滯近年營建大木悉由于此若將此河原設五閘少加修理轉行漕運衙門動支官錢打造剝船共二百五十隻每船用官軍四名共一千名仍置口袋一萬條輪番領裝悉聽參將王佐委撥官軍管領撑駕等因已經戶部會同吏部尚書陸完等題准轉行參將王佐會同巡倉御史秦鉞本部管閘主事華湘欽遵從宜處置間隨該御史秦鉞亦題前事要因八閘之舊址起築五壩之新制就

於其傍各置減水閘一座於內打造剝船盖造官房收貯粮米次第至大通橋其朝陽関原有舊河一道已經築為城壕應否疏通等因題奉聖旨該部看了來說抄出查覆間又該巡按直隷監察御史向信題稱大通橋至通州一帶閘河累議未修今稱築壩盖房不必置盖每閘轉行漕運衙門打造剝船五六十隻恐緩不濟事或暫令張家灣河西務一帶居民聽其造船覓利等因本部已經議得陸路運至太倉不過四五十里車運脚費雖多一日可抵倉內船運

脚費極省、至大通橋下、亦當陸運、約四五里、必須車輛裝駝、方待撒各、所以近橋須立廠蓋房堆候車輛、亦當預處、且因張家灣即入閘河、經閘三四、方抵通州、近該參將王佐、處置運船、俱由大河、直抵通州城下。或者又謂城北置創一閘、可省前項四閘、雖為捷徑、但河勢地形高下、須相度停當、方可舉行、等因題奉

聖旨、已經通行勘議去後、近查得嘉靖五年三月內、該都總督漕運都御史高友璣、總兵官楊宏、各題修治道路、以便運餉事、張家灣至京城朝陽關外

運道六十餘里，高下不平，先因雨水，車羸負載糧米俱遭陷溺，乞要戶工二部，計議早起人夫，差官設法填墊，或欲開河設置，疏通船隻，水陸併行等因，又經議擬覆奏　聖旨是，戶工二部，便差能幹屬官一員前去會同巡倉巡城等官，督率府州縣應管人員，相度修治，務在早完，以便糧運，開運事告罷，又經通行委官行勘修理間，緣夏秋時月，雨水連綿，道路泥濘車不得行，反為運道之阻，合無查照先年運官萬表所議，量撥軍夫，隨宜填墊，待目前一時之急等因，覆

奉
聖旨已經轉行提督漕運總兵楊宏量撥軍夫填塾外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臣等會同戶部尚書鄒文盛等議得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吳仲題稱通州閘運屢議而竟無成及考諸志典乞照先前節次題覆事例一併議處就着巡倉御史會同該部管閘修倉主事兼理閘運量支修倉餘剩巡倉贓罰并所省脚價民財民力一不妄費如果可行就將省下脚價蓋房造船築堤展河次第舉行一節為照前項河道屢經建議俱未成功今本官歷陳先代之故事慮

及閘道之危機、省費轉輸、皆有所據、但河道形勢難度、財力所資浩繁、事體重大、相應勘處停當、方可舉行、合無候　命下之日、戶部選委屬官一員、與本部管閘修倉主事、會同巡倉御史、親詣各閘踏勘形勢高下、計料所費工力、除各閘一應椿杉等項、應合增置船隻修房築堤、及河道淺窄處所挑濬、及將上源水勢向背、地里遠近、可以疏引水歸故道、及照大通橋抵倉、亦合另設陸運、作何處置、各項合用工料錢粮、所奏修倉餘剩、巡倉贓罰、及所省脚價有無敷用、

務從長便經久可行、逐一會處停當、通將勘過河道
高下、及所計工程畫圖造册回報、以憑會請裁奪若
或有礙、亦要明白開呈、勿致中止、虛費財力、其所議
通糧、全輸京倉、以興無窮之利、以圖意外之虞、姑候
修河畢日、另行會處等因、奉　聖旨、修濬河閘、委係
轉漕便利至計、永樂年間、已有成策、後乃因循不曾
舉行、近年屢議修復、皆為附近貪利之徒所阻、亦因
大臣不肯任事。小官徒事虛文。見今東南民力困竭
漕運軍士疲敝、苟有寬宥之策。豈可因循不為。着戶

工二部各委堂上官一員會同漕運總兵參將并原經錦衣衛都指揮王佐及今所奏這事御史吳仲等親詣彼處地方稽查先令議處事宜踏勘地形高下計算所費工力究竟修否利害明白具奏定奪大事可成則勞費不足計國計有補則浮言不必沮若姦豪之人恐妨己利故為騰謗撓阻聽緝事衙門訪拏究問隨該各該覆題節奉 聖旨差王軏何詔去各欽遵備劄到臣等欽遵隨會同漕運總兵官楊宏參將張奎錦衣衛都指揮王佐御史吳仲除永樂年間

事體卷案不存無憑查攷外稽查得先年節該諸臣奏建閘河一事俱該戶工二部查議題覆修築或因工程浩大暫止或欲候豐年暫停或為勢要罔利之徒所阻以此俱各未見成功臣等議照漕運糧儲國家大計容受之多車不如船陰雨之行陸不如水舟車並進腳價倍省此閘河之所以不可廢也自大通橋起至通州白河止閘壩規模具在修築必可通行前代君臣尚能興舉其事舳艫直抵海子今之閘運止于搬剝而復屢行屢止者固由勢要奸徒罔利所

陞。亦由地勢漸高。流沙淤塞。大通橋至白河僅四十里。其地形高下。相去六丈有餘。使其不計多費錢粮大興工役。開深七丈。再加廣濶。水勢就下。通引白河則運粮大船。直達京城。而諸閘可以不用。固永久之利也。但工程重大切近都城。不敢輕議。爲今之計。只因循照舊規挑濬河閘。臣等陛辭之日。自大通橋沿河逐閘踏勘形勢。大略此時閘門洞開。初冬水涸流波尚且不絕。若各閘皆閉水盈可待。至通流閘坐于通州舊城之中。經二水門南浦土橋廣利三閘市井

輻輳之地。兩岸居民閭閻。鱗集櫛比。搬運糧米。大為不便。看至本城西至白河之舊。有河通過城非一面中有舊廢土壩基地。西至不一里。至今堰水小壩。議須挑濬河身因舊壩添築高濶多有樁木磚石甃砌平時習水行舟。水大聽其漫流而過。此徑達普濟閘可省四閘兩閘搬運之難。閘壩相去窵遠。合添設閘官吏二員名。閘夫十名。分管普濟通流二閘看守新閘。以防盜決。仍會委戶部管糧。工部修倉管閘等官。分投各閘。并舊壩地方踏勘丈量。應該修濬築壩

去處計工估費行據各官呈報會計得修理閘座挑濬河身築砌新壩合用工料價銀一萬自新壩起至慶豐閘計撥五處各用剝船六十隻共船三百隻每隻載米一百五十餘石日運約有萬石船隻造于漕運衙門口袋出于包運經紀人夫聽其雇覓筐篙隨其本船置造船隻每隻該價銀三十五兩三百隻共銀一萬五百兩造完至日交付船運經紀人等每名管領一隻時常看守壞損修理其原借官銀仍行每年腳價銀兩內扣除十兩還官三四年間可以一足

每船每閘議定船運撐挽脚銀一兩捌五處共銀伍兩自大通橋馬頭登岸合用小車驢贏裝運每船粮二百石議定脚價六兩每粮一石常年陸運原費脚價銀一錢今止用五分五厘可省四分五厘通計二百四十萬石京倉粮米可省銀共十萬八千兩若使皆由閘運切思恐粮多人少船運稽遲反致有悮請日路乾聽車輛一面照舊載運水路並進則漕運官軍完粮之日可得早回月餘預兊下年粮米陸運贏車責令徑赴西倉閘運小車驢贏只令運至東倉遠

近均便爲照大通橋地方窄狹人烟輳集有妨起陸若于慶豐閘下登岸運糧又省二閘搬運勞費亦合聽從立法非難而難于守法任人非難而難于得人苟非其人則法雖善亦不久將廢矣今後合無戶工二部暫添選委郎中或員外郎各一員兵部推選曾經漕運歷練老成勤能指揮一員查照先年事例用充參將任創通州專管輕齎銀兩修理閘河船運糧米給散脚價及管天津以北催儹糧運仍各會同巡倉御史俱領勑行事嚴督選委府衛州縣的當幹濟

官員雇募人夫并通州等衛遮洋運糧軍餘一萬名分為二限作急修理築濬務在堅完糧運若到各官分投閘壩坐守督運禁革奸弊閘運通行之日奏請取回量加擢用每閘壩各造官廳三間廠房二十間兩岸修築馬頭地方泊船搬運剗平沿河牽路便于行船官廳即令起蓋廠房以漸續成工料腳價查借見在修倉餘銀二千兩巡倉衙門贓罰銀一千兩漕運衙門今年收撥通州收糧扣除腳價銀四千五百餘兩如有不足另借太倉銀兩應用待後省出腳價

餘銀。逐一補還。閘板木料磚石。工部各廠取用。如或不敷。官銀買辦。又訪得運糧入倉。多被門官歇家伴當光棍人等。指留糧袋。索借前銀。乞勅廠衞并西司房緝事衙門。拏送法司照依打攪倉場事例問擬枷號。發遣充軍。庶漕運疏通。錢糧節省。如此則閘運一事。有利而無害。有得而無失。可爲世守之法。而大造軍民之福矣。再照通州京輔之地。而城夾固三倉豐備。居集萬家。守以五衞。亦當積蓄以安人心。不宜過慮搬運。自起驚疑。及查河海之水。出於西山玉泉。由

海子繞流大內玉河。出沿城至大通橋。其閘事理。或

時之旱澇或流之巨細。啓閉通塞。又非外人所能與

者。前項節財興利事情。卒賴　聖明御極廟堂力主

于上。百執事奔走于下。董事興工。何有不濟。臣等會

同查議明白。今將修濬閘河畫圖貼說一本進呈

御覽伏乞　聖明定奪。勑下該部。再加詳議施行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